

傅月庵談斯蒂芬·金 讀好小說就像「蒸桑拿」

早前，應九久讀書人之邀，台灣著名出版人傅月庵來到上海，以「從《肖申克的救贖》到《黑暗塔》故事大師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世界」為主題，訴說他與斯蒂芬·金的「情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斯蒂芬·金歷時三十餘年才終於完成的奇幻巨著「黑暗塔」系列。 本報上海傳真



■傅月庵(左)訴說他與斯蒂芬·金的「情緣」

本報上海傳真

談及斯蒂芬·金作為暢銷小說家的爭議，傅月庵說，小說只分為兩種，不是純文學與大眾文學，而是好小說與壞小說。他將讀一本好小說，比作是「蒸桑拿」，整個人都像被洗滌了一次。而在傅月庵看來，斯蒂芬·金遠比一般的通俗小說家高明，二流的小說家僅僅讓讀者有「感覺」，但一流的小說家卻令讀者「感動」。在此意義上，斯蒂芬·金無疑是一流的小說家。

好小說以文窺人

傅月庵回憶，1980年代的台灣，與美國尚未有著作協定，只要哪本書登上了紐約排行榜，台灣出版界就會迅速翻譯過來，斯蒂芬·金的作品就是這樣來到了台灣。「就像大部分的文學青年，我當時一直都有偏見，總覺得我要讀的是嚴肅主題的文學，這種通俗文學質量太差，我不要讀。」傅月庵說，「直至10多年以後，發現周圍的人都在誇讚斯蒂芬·金，出於好奇找了本看看，才發現自己錯過了十年。」

1990年代，斯蒂芬·金卻是台灣的「票房毒瘤」，他的作品幾乎悉數賠錢，故事大師因此被「勢力」的出版界「雪藏」。不過，彼時的傅月庵卻十分鐘愛斯蒂芬·金，在出版社工作的他於是反其道而行之，再度購買了斯蒂芬·金的版權。

「一本好的小說，就像是一面鏡子，你會在其中照出很多自己想找到的東西。」傅月庵認為，這是一流小說家區別於二流小說家的關鍵所在，「斯蒂芬·金便是在寫一部恐怖、奇幻小說，你也可以從中窺視人性。」

「比如他寫《閃靈》，描繪了一位作家對江郎才盡的焦慮，困在大旅館中，漸漸與自己為敵，人性黑暗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在同樣的環境中，我們會不會也將如此？這就是小說帶給我們的思考與感動。」傅月庵說，「二流的小說家只是讓人有感覺，這種感覺甚至有些氾濫，讓讀者沉溺在『偶像

劇」中難以自拔，但一流的小說家卻令人感動，人性是什麼，未來的路何去何從，可以在小說中找到答案。」

至於對斯蒂芬·金文學地位的爭議，傅月庵認為，以嚴肅與通俗區分好小說與壞小說是不成立的，「我覺得小說只有兩種，不是分為純文學小說或是大眾文學，而是好小說與壞小說。壞小說就毋須探討了，所謂的好小說是讀過之後，對你的人生有所啟發，就好像蒸了一次桑拿，整個人生被洗滌了一次，你出來的時候覺得很痛快。」

與台灣的情況不同，中國內地的讀者大部分是先成為斯蒂芬·金改編電影的影迷，之後才閱讀斯蒂芬·金的作品。坊間亦常常有評論說，斯蒂芬·金的書沒有電影精彩。

不過，傅月庵並不同意，「我覺得不是這樣，於我個人而言，讀小說可以讓想像無限放大，一旦小說情節具化成為影像，其實小說本身就被關起來，被限制住了，我通常是先看小說再看電影，甚至根本不看電影只看小說。」

兩岸翻譯各有特色

中國內地各大出版社近年來瘋狂重譯世界名著，導致翻譯質量下降，台譯本因此在文學青年中頗受熱捧。但在傅月庵看來，兩地的翻譯互有長短，各有特色，好壞優劣不能一概而論。「並不能說台譯本就比較好，台灣與美國、日本關係密切，所以英語和日語的翻譯可能台灣較大略強些，特別是日語的翻譯在台灣沒有問題，」傅月庵說，「但這個強並不是針對文字而言，所謂的強只是台灣文化界對於日本、美國這些國家的生活習慣、常用表達等細節方面的理解比較準確。」

「但對生活細節的把握，其實也不能算是障礙，隨著大陸與其他國家的接觸越來越密切，更多的人去國外居住或旅遊，對生活細節的理解就不再是問題，當然就日前而言，台灣在英語和日語方面的翻

譯確實略強些。」若在其他語言方面，傅月庵認為，台灣的翻譯界幾乎沒有太大優勢，「以丹麥為例，台灣翻譯《安徒生童話》都是從英語譯過來，比如若要翻譯阿拉伯語，台灣就束手無策了，其他語言像捷克、斯拉夫、俄文，台灣的大學一共才兩個系，能培養多少人才呢？」

文學是無用之用

現場有讀者希望傅月庵能夠介紹適合兒童閱讀的書籍，對此，傅月庵認為，做父母的不要太小看孩子，小孩子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要有閱讀的習慣，而不是他讀什麼，「我們自己小時候也是如此，家長越不讓我們看的書，我們越想看，中國人講一句話，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可是誰不是很小的時候就偷偷把這些都讀完了？讀書無禁區，讀書就好比買衣服，你不要覺得這件衣服好，就讓小孩子穿，而應該讓小孩子自己買衣服，久而久之他就知道哪一件衣服好，哪件衣服不好，所以如何養成他的閱讀習慣才是關鍵所在。」

在傅月庵看來，雖然文學修養並非活下去的「必需品」，但多讀書能夠讓人更加游刃有餘地面對人生。「你的人生可能會因為讀書，而獲得更多回轉的空間，如果避過困難，你或許會覺得並沒有那麼嚴重，」傅月庵說，「文學於你而言，往往不會有實際的作用，但無用之用才是大用，當你最無助的時候往往是無用的東西救了你。」

傅月庵現在擔任台灣二手書店「茉莉」的執行總監，經營獨立書店，他自有一套「職業操守」，其中最重要的是，二手書店決不能接受和出售從出版社倉庫出來的新書。「如果是讀者轉賣的新書，我們可以接受，如果是出版社從倉庫直接出來的新書，決不能接受。更不能看到《哈利·波特》好賣就偷偷去進新書，而應該等到半年後看完書的人賣出來才可以。這是基本的倫理，這樣獨立二手書店才有尊嚴。」

皮膚的戰場

在日本的推理小說家之中，島田莊司佔了一個重要位置。他的地位不僅由自己的著作建構而成，更重要的是他致力以一眾以綾辻行人為首的「新本格派」作者推上舞台，此所以大部分的後進作家都難以擺脫受他影響。而且他本身也著作紛繁，既有以《占星術殺人事件》(1981)為代表而構成的占星師御手洗潔系列，同時也有警視廳刑警吉敷竹史系列，而《龍臥亭事件》(1996)甚至把兩個系列融合來作創新，再加上後來再發展以真實案件為據的非虛構式小說方向(以1994年的《秋好事件》為著)，可看出他不安於位的冒險精神。

軌道的觸感

同是知名推理小說家的法月綸太郎，曾就島田莊司的作品寫下長篇分析〈挑釁的皮膚——島田莊司論〉，以皮膚作為切入理解島田推理之謎的關鍵鑰匙。他認為島田一向對皮膚極為敏感，時常用來作為小說的材料，在《眩暈》(1992)中正好把人皮膚作為對象設定內容，而《異位》(1993)更直接以異位性皮膚炎作為重心主題，更遑論《寢台特急1/60秒障礙》(1984)中劈頭便出現的「臉上皮膚被刺下」的屍體。由皮膚引伸而來，在小說中便成了一種對肌膚觸感敏感的構成設計考慮。

以《斜屋犯罪》(1982)為例，表面上是精密的斜屋密室殺人劇，但當中的關鍵要點乃在於皮膚觸感式的延伸詭計。早在第一幕第二場溜冰館的大廳

中，透過濱本幸三郎的猜謎遊戲已提供了伏線：昭和三十年為了防止東京一晚上五十厘米雪後翌日所有火車要停駛，當時用了甚麼方法？謎底就是從前一天的晚上開始，讓空着的火車徹底在路軌上跑來跑去。而此正是後來密室殺人案中，透過以滑台來鎖定利用冰柱藏刀作為殺人凶器的構思提示，當然背後還有很多運作細節要交代，小說甚至畫出圖表來顯示讀者易於理解，但最大的前提是法月所指透過觸感運作來生成詭計。

手指的魔法

與此同理，在《死者喝的水》(1983)中，島田莊司同樣流露相若的潛藏嗜好。小說本來屬典型的以火車時間表為工具的推理類型，從而去製造兇手不在場的證據。一般而言，在同類型作品中，刑警為了推翻兇手的不在此證據，於是必須出發到不同車站作實地考察，再加上搜集現場材料來與兇手的供詞對質，逐步識破漏洞來加以舉證推翻前設。此在鯨川哲也或是松本清張的同類型作品中，均可謂十分常見。簡言之，就是破案解謎的部分，通常都佔上不少篇幅。但島田莊司的新意念，就在於牛越刑警來到疑犯澤入家釋破疑團一場——「牛越佐

《死者喝的水》
作者：島田莊司
譯者：劉姿君
出版：皇冠



書評

文：湯禎兆

武郎當了將近三十年的刑警，決心要冒一次空前絕後的大險，才會隻身來到澤入家，他還沒有向任何同事提過自己推理出的結論。理由之一是他想在一般對話中聽澤入說明犯案動機，而不是在冷清的偵訊室逼供。而且，牛越總覺得欠了這名青年一份人情。他能夠作出這番推理，都要歸功於澤入的一句話。」此所以在小說的高潮部分，兩人的對決是極為有趣的——彼此拿着火車時間表翻來揭去，用手指去指點不同列車的到達及出發時間，然後就在相互詰問及質詢對方的意見，屬一場非常冷靜的警匪對決。當然，一切的戰場就在彼此的彈指之間，也就是法月綸太郎所指透過手指上的皮膚觸感所建構出來的推理關鍵要素。

當然法月的原文，是要進一步點出島田莊司從來屬表面性的作家，後來的作品朝深層方向探索，於是正好出現一種象徵性地和擅長的皮膚觸感式嗜好不協調的地方，他認為正是兩者的整體感機能失調令島田的作品趣味削弱了。事實上，島田小說一向充滿魔性變態的元素，其實皮膚的觸感更往往延伸至屍體分解，甚至更恐怖的死亡來設定。而御手洗潔作為焦點主角，也不是常態人物，本身的魔性也不時流露，而或許正是以上的奇詭世界，才是島田吸引讀者捧讀的切入點所在。

書介

圖文：草 草

The Luminaries

作者：Eleanor Catton
出版：GRANTA BOOKS



2013年度英國曼布克獎獲獎作品，新銳小說家Eleanor Catton繼22歲就推出一鳴驚人的處女作《The Rehearsal》後，再度以扣人心弦的新作展現不凡實力，不僅成功營造了19世紀中期的歷史氛圍，更靈活活現描繪出當時新西蘭的淘金盛況與熱潮。故事講述1866年，懷抱淘金夢的Walter Moody踏上新西蘭的土地，準備在此一攫千金。他抵達的那天晚上風狂雨驟，恰好碰上一行12個男人的聚會，這場聚會的氣氛嚴肅凝重，原來他們這場秘密聚會，是為了討論一樁連環兇殺懸案。一名富翁下落不明，一名妓女試圖自絕性命，還有另一個倒楣的醉漢，在家中被搜出了一大筆錢。逐漸掌握事件來龍去脈的Moody，進而產生了高度興趣，在這起事件中，每個人的命運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恍若夜空中的星斗一樣……

香港戰前報業

作者：楊國雄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本書是一部關於清末民初至日佔時期的香港報業史料著作，全書共分三大部分，所學資料多取自作者多年的坊間收集和香港大學圖書館的館藏等。作者在「戰前」、「香港」(廣義上是「粵港」)的大環境下，闡釋近代民主革命時期報業發展和報人動向等主要情況，具體涉及辦報的目的、資金來源、政治取向、銷量影響等。全書圖文並茂，展示出傳奇的報人群像、精彩的報紙爭戰和珍貴的歷史文檔。既是一部近代香港報業史，也是一段省港革命史。

書屋小記

作者：邵琦
出版：浙江大學出版社



藝術欣賞的虛無縹緲是緣於標準的失落，藝術評論的語焉不詳是緣於立場的交織。本書作者兼具畫家與學者身份，以一種知彼此的超然思辨藝術，在書屋裡隔絕名利的紛擾，還原藝術的本原，為我們提供了可靠觀念。這本書是關於藝術的《思想錄》，也是對當代藝術觀念的根本性批判。

第二性(共3冊)

作者：西蒙·德·波娃
譯者：邱瑞璧
出版：貓頭鷹出版社



波娃畢生經典，由法文直譯的完整中文本終於問世。六十多年來，《第二性》由於涉及學科廣泛，並深富哲學意涵，在翻譯上的難度也是眾所公認具有挑戰性。早年的英文譯本就曾飽受批評，後來的新譯本也被批流暢性欠佳，無法精確傳達文義。《第二性》的繁體中文譯本前兩版皆翻譯自英譯本，部分內容亦跟英譯本一樣遭到刪除，讓讀者無法全面深入了解此一著作。最新推出的經典中文全譯本，則邀請到法國文學翻譯名家邱瑞璧擔任翻譯，由法文原著直譯，過程耗時六年，不僅忠實傳譯原書哲學層次與論述，並以優美的文字展演波娃過人的文采，將此部20世紀當代大師的經典作品，以最完整、最貼近原著的樣貌，重新呈獻在讀者的面前。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

作者：齊柏林
出版：圓神出版社



大家都知道齊柏林是台灣最著名的空拍攝影師。但其實，他有懼高症，連雲霄飛車都不敢搭；他原本只是個普通的公務員，卻在退休前三年，毅然決定辭職，放棄即將到手的退休金，投入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的空拍台灣紀錄片計劃。這一切，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20年的默默堅持，齊柏林首度將他的心路歷程，透過本書呈現現在讀者面前。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